

说“玉”

□王觞

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喜欢玉石。东汉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说：“（玉）有五德：润泽以温，仁之方也；觚理自外，可以知中，义之方也；其声舒扬，专以远闻，智之方也；不挠而折，勇之方也；锐廉而不技，洁之方也。”

我们也常说，君子温润如玉。

但实际上，玉石玉石，所有的玉，都只不过是一种石头。只不过这种石头有其独特的地方，比如质地非常细密、坚硬，又温润而有光泽。

千百年下来，人们对玉石的了解越来越深，使用越来越久，便玩出了更多的花样和概念，慢慢地就浸润了一些神秘的文化色彩。人们对玉的喜爱甚至到了不可想象的程度。比如，《礼记·玉藻》节选：“君子无故，玉不去身，君子于玉比德焉。”

看“玉”的古文字形，早期的人们可能是把玉做成片状，然后串起来佩戴或者悬挂。

早期甲骨文“玉”字写作“𠄎”或“𠄎”，都像串玉形。第一类甲骨文比较少见，第二类甲骨文则可以轻易找到几十例。

早期人类工具匮乏，但他们对玉石的加工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，为今人所无法想象。

《诗经·小雅·鹤鸣》说：“它山之石，可以为错。”又说：“它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”错，就是磨；攻，就是治。

《诗经·卫风·淇奥》则说：“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”毛传曰：“治骨曰切，象曰磋，玉曰琢，石曰磨。”

这些诗歌，可能反映了早期的一些玉石加工技术。但后人也把“它山之石，可以攻玉”用在做事、学习、研究上，也把

“切磋琢磨”用在自我修养上。可见，古人与玉的关系，其实如影随形。这种关系，也一直延续到今天。

在文字上，体现得更加强烈一些。《说文解字》共列出了540个部首，解读9353个汉字，其中“玉”部字就有126个，可见“玉”这个族群的壮大。

我们不妨举几例，展示给大家。比如说“球”字。我们都住在地球上，大家可有想过“球”到底是啥意思？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球，玉声也。从玉，求声。”原来是个形声字，本义是指玉石的声音。

再比如“玩”“弄”二字。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玩，弄也。从玉，元声。”“元”的甲骨文写作“𠄎”，下部象人形，上部加短横，表示强调人头。所以，“元”的本义是头。“玩”，就是把玉举到与头部平齐的位置，仔细赏玩。

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弄，玩也。从升，持玉。”“升”的甲骨文写作“𠄎”，象两手形。“弄”就是两手举着玉，当然也是在赏玩。

所以，这两个字本来很高大上，古人往往解读为“研究”。但在春秋战国时期，玩耍、戏弄的用法就已经出现了。比如《尚书·旅獒》说：“玩人丧德，玩物丧志。”《左传·襄公四年》说：“愚弄其民。”

我们形容读书声，往往说“书声琅琅”。

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琅，琅玕，似珠者。从玉，良声。”读书的声音是美的，所以字里有个“玉”字。记住了这一条，很多小朋友便不容易写错别字了。

希望大家看了以上的例子之后，要养成一个习惯。今后，凡是看到带有“王”的汉字，都不妨先考虑一下，这个字是否跟“玉”有关。

面皮

□肖刚

每年的芒种前后，麦收时节，母亲不管有多忙碌，都会挤出时间，为我们做一顿爽滑可口的面皮。

我小时候，面皮还是一种珍贵的吃食。之所以能在那时饱餐一顿，一是母亲体恤我们“过麦”的辛苦，二是割完麦，交过公粮，剩余的小麦马上就能变现为白面，有了接续，母亲自然也不必再为偶尔来客端不出像样的面食而担忧了。

母亲让面缸倾斜成四十五度角，轻轻地拍打着缸壁，让仅剩的一点点白面汇集到缸底，那是母亲算计了一年的结余。在这一天，它们会利利索索、毫无保留地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。

白面通过面瓢倒进光滑的瓷盆，母亲的动作轻柔小心，与倒粗面的动作有着明显的不同。加水的动作，母亲也是谨慎，水加得多了，就会没有太多的面来弥补。母亲一点点地试探着往面里续着清水，直到半盆白面被母亲团成一个大大的面团。

白面和粗面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和法，如地瓜、玉米等磨制的粗面我们也不称“和面”，而叫“揣面”。从字形看，这个“揣”字的的确形象，张开几根手指，把兑过水的面“揣”匀了即可，粗面没有韧劲，揉时间再长也是无用功。而白面就不同了，揉、搓、折、按、压、挤……面越和越光滑，越和越筋道，一遍有着一遍的成色，母亲揉得吃力又耐心，好像要把我们的期待和向往也一并揉到里面去。

和好的面放在盆里“醒一醒”，母亲趁机生火烧水，还不忘抓一把绿豆放进锅里，绿豆汤煮的面皮解暑养胃，不黏不腻还筋道好吃。

母亲把面团擀薄了，用菜刀一道道地裁切着，一块块菱形的面皮在母亲的刀下诞生。母亲切得认真又仔细，仿佛每一片面皮都承载着一个重要的任务和使命。

绿豆汤“咕咕”地欢叫开来，腾起一股股的水汽。面皮在母亲的指尖蝴蝶般落到翻滚的水花上，水花绽放，一阵阵香气被水汽缠绵着从锅中冒出来，待我们从田间归来，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面皮早摆在了饭桌上。

而父亲在潦草地擦把脸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大门洞收拾干净，洒一遍水，然后命我们把饭桌抬到那里去。夏天的风挤过门洞，如河流陡经收窄的河道变得湍急，吃得满头大汗的我们被一股股清爽的穿堂风轻轻地抚慰。缓缓流淌的岁月，记录下那个时代少有的惬意时光。

一年一年地变化着，收麦变成了机械化，空调也普及到了农村，唯独没变的是母亲，麦收时节，她照例会为我们做一顿面皮。吃饭之时，我们的话题几乎每次都会绕回到以往的那个岁月。只是在现今的舒适里，回想着当年的往事，已是另外一种幸福和惬意了。

金石趣谈

巴山夜话

阎循观笔下的高密竹枝词

□李金科

竹枝词作为一种诗体，是由古代巴蜀间的民歌演变而来。唐代刘禹锡最早将该民歌变成文人诗体，对后代影响很大。历史上，几乎全国各地都有地域性的竹枝词流传，山东地域有名的有潍县竹枝词、济南竹枝词、德州竹枝词等。高密亦有竹枝词流传，但数量极少，昌乐阎循观所作的两首高密竹枝词，可谓其中的代表作。

昌乐阎氏是清代著名的官宦世家、书香门第，曾经取得五世直系蝉联进士的辉煌，清代五世直系蝉联进士，只此一家。但阎循观登进士并没有那么顺利。清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年）阎循观参加会试，其文章为同考官卢文昭所推崇，极力荐于主考官刘统勋，以为此卷当列第一，但刘统勋却不以为然，阎循观竟落第不中。民间传说昌乐阎氏与刘墉家族交往稀少，但传说似乎不足信，小肚气量绝成就不了刘统勋、阎循观这样的名流们。

阎循观的两首高密竹枝词甚有特色，他将高密的风土人情描绘得淋漓尽致。其一云：“梅花海上迟惊雪，杨柳天寒未染鹅。折得单家园里竹，为君弹作竹枝歌。”其二云：“与欢小别下蓬莱，莫管鲛人泣作堆。试看南山冬不雨，焦翁淮母两分开。”诗下并有小注云：“胶河俗呼焦河，潍河俗呼淮河，二水涨则合流。语云：焦翁起，淮母喜。”

“焦翁起，淮母喜”，是高密流传数百年的民间俗语。阎循观的高密竹枝词，将其巧妙融合，高密独特的地域风情得到淋漓展现。

清代高密文人擅作竹枝词者不多。乾隆年间任河南永宁知县的单履咸，曾作《永宁竹枝词》十首，在当地广为流传。其一云：“秋空洛浦漾晴晖，丈八鱼叉夹岸归。撒手应心真快事，柳条穿得鲤鳃肥。”

